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

暇日攀今弔古，從來幾個男兒，履危臨難有神機，不被他人算計？男子儘多慌錯，婦人反有權奇。若還智量勝蛾眉，便帶頭巾何媿？

常言『有智婦人，賽過男子』，古來婦人賽男子的也儘多。除著呂太後、武則天，這一班大手段的歹人不論；再除卻衛莊姜、曹令女，這一班大賢德、大貞烈的好人也不論；再除卻曹大家、班婕妤、蘇若蘭、沈滿願、李易安、朱淑真，這一班大學問、大才華的文人也不論；再除卻錦車夫人馮氏、浣花夫人任氏、錦繡夫人沈氏和那軍中娘子、繡旗女將，這一班大智謀、大勇略的奇人也不論。如今單說那一種奇奇怪怪，蹊蹊蹊蹊，沒陽道的假男子，帶頭巾的真女人，可欽可愛，可笑可歌。正是：

說處裙釵添喜色，話時男子減精神。

據唐人小說，有個木蘭女子，是河南睢陽人氏。因父親被有司點做邊庭戍卒，木蘭可憐父親多病，扮女為男，代替其役。頭頂兜鍪，身披鐵鎧，手執戈矛，腰懸弓矢，擊柝提鈴，餐風宿草，受了百般辛苦。如此十年，役滿而歸，依舊是個童身。邊庭上萬千軍士，沒一人看得出他是女子。後人有詩贊云：

緹縈救父古今稀，代父從戎事更奇。全孝全忠又全節，男兒幾個不虧移？

又有個女子，叫做祝英臺，常州義興人氏，自小通書好學。聞餘杭文風最盛，欲往遊學。其哥嫂止之曰：「古者男女七歲不同席，不共食。你今一十六歲，卻出外遊學，男女不分，豈不笑話！」英臺道：「奴家自有良策。」乃裹巾束帶，扮作男子模樣，走到哥嫂面前，哥嫂亦不能辨認。英臺臨行時，正是夏初天氣，榴花盛開，乃手摘一枝，插於花臺之上，對天禱告道：「奴家祝英臺出外遊學，若完名全節，此枝生根長葉，年年花發；若有不肖之事，玷辱門風，此枝枯萎。」拜畢出門，自稱祝九舍人。遇個朋友，是個蘇州人氏，叫做梁山伯，與他同館讀書，甚相愛重，結為兄弟。日則同食，夜則同臥，如此三年。英臺衣不解帶，山伯屢次疑惑盤問，都被英臺將言語支吾過了。讀了三年書，學問成就，相別回家，約梁山伯：「二個月內，可來見訪。」英臺歸時，仍是初夏，那花台上所插榴枝，花葉並茂，哥嫂方信了。同鄉三十里外，有個安樂村，那村中有個馬氏，大富之家。聞得祝娘賢慧，尋媒與他哥哥議親。哥哥一口許下，納綵問名都過了，約定來年二月娶親。原來英臺有心於山伯，要等他來訪時，露其機括。誰知山伯有事，稽遲在家。英臺只恐哥嫂疑心，不敢推阻。山伯直到十月，方才動身，過了六個月了。到得祝家莊，問祝九舍人時，莊客說道：「本莊只有祝九娘，並沒有祝九舍人。」山伯心疑，傳了名刺進去。只見丫鬟出來，「請梁兄到中堂相見。」山伯走進中堂，那祝英臺紅妝翠袖，別是一般妝束了。山伯大驚！方知假扮男子，自愧愚魯，不能辨識。寒溫已罷，便談及婚姻之事。英臺將哥嫂做主，已許馬氏為辭。山伯自恨來遲，懊悔不迭。分別回去，遂成相思之病。奄奄不起，至歲底身亡。囑付父母：「可葬我於安樂村路口。」父母依言葬之。明年，英臺出嫁馬家，行至安樂村路口，忽然狂風四起，天昏地暗，輿人都不能行。英臺舉眼觀看，但見梁山伯飄然而來，說道：「吾為思賢妹，一病而亡，今葬於此。賢妹不忘舊誼，可出轎一顧。」英臺果然走出轎來。忽然一聲響亮，地下裂開丈餘，英臺從裂中跳下。眾人扯其衣服，如蟬脫一般，其衣片片而飛。頃刻天清地明，那地裂處，只如一線之細。歇轎處，正是梁山伯墳墓。乃知生為兄弟，死作夫妻。再看那飛的衣服碎片，變成兩股花蝴蝶，傳說是二人精靈所化，紅者為梁山伯，黑者為祝英臺。其種到處有之，至今猶呼其名為梁山伯、祝英臺也。後人有詩贊云：

三載書幃共起眠，活姻緣作死姻緣。非關山伯無分曉，還是英臺志節堅。

又有一個女子，姓黃，名崇嘏，是西蜀臨邛人氏，生成聰明俊雅，詩賦俱通。父母雙亡，亦無親族。時宰相周庠鎮蜀，崇嘏假扮做秀才，將平日所作詩卷呈上。周庠一見，篇篇道好，字字稱奇，乃薦為郡掾。吏事精敏，地方凡有疑獄，累年不決者，一經崇嘏剖斷，無不洞然。屢攝府縣之事，到處便有聲名，胥徒畏服，士民感仰。周庠首薦於朝，言其才可大用。欲妻之以女，中央太守作媒，崇嘏只微笑不答。周庠乘他進見，自述其意。崇嘏索紙筆，作詩一首獻上。詩曰：

「一辭拾翠碧江湄，貧守蓬茅但賦詩。自服藍袍居郡掾，永拋鸞鏡畫蛾眉。立身卓爾青松操，挺志堅然白璧姿。幕府若教為坦腹，願天速變作男兒。」

庠見詩，大驚，叩其本末，方知果然是女子。因將女作男，事關風化，不好聲張其事，教他辭去郡掾，隱於郭外，乃於郡中擇士人嫁之。後來士人亦舉進士及第，位致通顯，崇嘏累封夫人。據如今搬演《春桃記》傳奇，說黃崇嘏中過女狀元，此是增藻之詞。後人亦有詩贊云：

珠璣滿腹綵生毫，更服烹鮮手段高。若使生時逢武後，君臣一對女中豪。

那幾個女子，都是前朝人。如今再說個近代的，是大明朝弘治年間的故事。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有個黃公，以販線香為業，兼帶賣些雜貨，慣走江北一帶地方。江北人見他買賣公道，都喚他做「黃老實」。家中止一妻二女，長女名道聰，幼女名善聰。道聰年長，嫁與本京青溪橋張二哥為妻去了；止有幼女善聰在家，方年一十二歲。母親一病而亡。殯葬已畢，黃老實又要往江北賣香生理。思想：「女兒在家，孤身無伴，況且年幼，未曾許人，怎生放心得下？待寄在姐夫家，又不是個道理。若不做買賣，撇了這走熟的道路，又那裡尋幾貫錢鈔養家度日？左思右想，去住兩難。香貨俱已定下，只有這女兒沒安頓處。一連想了數日，忽然想著道：「有計了！我在客邊沒人作伴，何不將女假充男子，帶將出去？且待年長，再作區處。只有一件，江北主顧人家，都曉得我沒兒，今番帶著孩子去，倘然被他盤問，露出破綻，卻不是個笑話？我如今只說是張家外甥，帶出來學做生理，使人不疑。」計較已定，與女兒說通了。製副道袍淨襪，教女兒穿著，頭上裹個包巾，妝扮起來，好一個清秀孩子。正是：

眉目生成清氣，資性那更伶俐。若還伯道相逢，十個九個過繼。

黃老實爹女兩人，販著香貨，趁船來到江北廬州府，下了主人家。主人家見善聰生得清秀，無不誇獎，問黃老實道：「這個孩子，是你什麼人？」黃老實答道：「是我家外甥，叫做張勝。老漢沒有兒子，帶他出來走走，認了這起主顧人家，後來好接管老漢的生意。」眾人聽說，並不疑惑。黃老實下個單身客房，每日出去發貨、討帳，留下善聰看房。善聰目不妄視，足不亂移。眾人都道，這張小官比外公愈加老實，個個歡喜。

自古道：『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』黃老實在廬州，不上兩年，害個病症，醫藥不痊，嗚呼哀哉。善聰哭了一場，買棺盛殮，權寄於城外古寺之中。思想年幼孤女，往來江湖不便。間壁客房中下著的，也是個販香客人，又同是應天府人氏。平昔間看他少年誠實，問其姓名來歷。那客人答道：「小生姓李，名英，字秀卿，從幼跟隨父親出外經紀。今父親年老，受不得風霜辛苦，因此把本錢與小生，在此行販。」善聰道：「我張勝跟隨外祖在此，不幸外祖身故，孤寡無依。足下若不棄，願結為異姓兄弟，合夥生理，彼此有靠。」李英道：「如此最好。」李英年十八歲，長張勝四年，張勝因拜李英為兄，甚相友愛。

過了幾日，弟兄兩個商議：輪流一人往南京販貨，一人住在廬州發貨、討帳。一來一去，不致擔誤了生理，甚為兩便。善聰道：「兄弟年幼，況外祖靈柩無力奔回，何顏歸於故鄉？讓哥哥去販貨罷。」於是收拾貨本，都交付與李英。李英剩下的貨物，和那帳目，也交付與張勝。但是兩邊買賣，毫釐不欺。從此李英、張勝兩家行李，並在一房。李英到廬州時，只有張勝房住，日則同食，夜則同眠。但每夜張勝只是和衣而睡，不脫衫袴，亦不去鞋襪，李英甚以為怪。張勝答道：「兄弟自幼得了個寒疾，纔解動裡衣，這病就發作，所以如此睡慣了。」李英又問道：「你耳朵上，怎的有個環眼？」張勝道：「幼年間爹娘與我算命，說有關煞難養，為此穿破兩耳。」李英是個誠實君子，這句話便被他瞞過，更不疑惑。張勝也十分小心在意，雖洩漏亦必等到黑晚，私自去方便，不令人瞧見。以此客居雖久，並不露一些些馬腳。有詩為證：

女相男形雖不同，全憑心細謹包籠。只憎一件難遮掩，行步蹣跚三寸弓。

黃善聰假稱張勝，在廬州府做生理，初到時止十二歲。光陰似箭，不覺一住九年，如今二十歲了。這幾年勤苦營運，手中頗頗活動，比前不同。思想父親靈柩暴露他鄉，親姐姐數年不會，況且自己終身也不是個了當，乃與李英哥哥商議，只說要搬外公靈柩，回家安葬。李英道：「此乃孝順之事。只靈柩不比他件，你一人如何擔帶？做哥的相幫你同走，心中也放得下。等你安葬事畢，再回來就是。」張勝道：「多謝哥哥厚意。」當晚定議，擇個吉日，顧下船隻，喚幾個僧人，做個起靈功德，抬了黃老實的靈柩下船。一路上，風順則行，風逆則止，不一日到了南京。在朝陽門外覓個空閒房子，將柩寄頓，俟吉下葬。

閒話休敘。再說李英同張勝進了城門，東西分路。李英問道：「兄弟高居何處？做哥的好來拜望。」張勝道：「家下傍著秦淮河清溪橋居住，來日專候哥哥降臨茶話。」兩下分別。

張勝本是黃家女子，那認得途徑？喜得秦淮河是個有名的所在，不是個僻地，還好尋問。張勝行至清溪橋下，問著了張家，敲門而入。其日，姐夫不在家，望著內裡便走。姐姐道聽罵將起來，道：「是人家各有內外，甚麼花子，一些體面不存，直入內室，是何道理？男子漢在家時，瞧見了，好歹一百孤拐奉承你。還不快走！」張勝不慌不忙，笑嘻嘻的作一個揖下去，口中叫道：「姐姐，你自家嫡親兄弟，如何不認得了。」姐姐罵道：「油嘴光棍！我從來那有兄弟？」張勝道：「姐姐，九年前之事，你可思量得出？」姐姐道：「思量什麼？前九年我還記得。我爹爹並沒兒子，止生下我姊妹二個。我妹子小名善聰，九年前爹爹帶往江北販香，一去不回，至今音問不通，未審死活存亡。你是何處光棍，卻來冒認別人做姐姐！」張勝道：「你要問善聰妹子，我即是也。」說罷放聲大哭。姐姐還不信是真，問道：「你既是善聰妹子，緣何如此妝扮？」張勝道：「父親臨行時，將我改扮為男，只說是外甥張勝，帶出來學做生理。不期兩年前上父親一病而亡，你妹子雖然殯殮，卻恨孤貧，不能扶柩而歸。有個同鄉人李秀卿，志誠君子，你妹子萬不得已，只得與他八拜為交，合夥營生。淹留江北，不覺又六七年，今歲始辦歸計。適纔到此，便來拜見姐姐，別無他故。」姐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同個男子合夥營生，男女相處許多年，一定配為夫婦了。自古明人不做暗事，何不帶頂髻兒？還好看相。恁般喬打扮回來，不雌不雄，好不羞恥人！」張勝道：「不欺姐姐，奴家至今還是童身，豈敢行苟且之事，玷辱門風。」道聰不信，引入密室驗之。你說怎麼驗法？用細細乾灰鋪放餘桶之內，卻教女子解了上衣，坐於桶上。用綿紙條棧入鼻中，要他打噴嚏。若是破身的，上氣泄，下氣亦泄，乾灰必然吹動；若是童身，其灰如舊。朝廷選妃都用此法。道聰生長京師，豈有不知？當時試那妹子，果是未破的童身。於是姊妹兩人，抱頭而哭。道聰慌忙開箱，取出自家裙襖，安排妹子香湯沐浴，教他更換衣服。妹子道：「不欺姐姐，我自從出去，未曾解衣露體；今日見了姐姐，方纔放心耳。」那一晚，張二哥回家，老婆打發在外廂安歇。姊妹兩人，同被而臥，各訴衷腸，整整的敘了一夜說話，眼也不曾合縫。

次日起身，黃善聰梳妝打扮起來，別自一個模樣。與姐夫、姐姐重新敘禮。道聰在丈夫面前，誇獎妹子貞節，連李秀卿也稱贊了幾句：「若不是個真誠君子，怎與他相處得許多時？」話猶未絕，只聽得門外咳嗽一聲，問道：「裡面有人麼？」黃善聰認得是李秀卿聲音，對姐姐說：「教姐夫出去迎他，我今番不好相見了。」道聰道：「你既與他結義過來，又且是個好人，就相見，也不妨。」善聰顛倒怕羞起來，不肯出去。道聰只得先教丈夫出去迎接，看他口氣，覺也不覺。張二哥連忙趨出，見了李秀卿，敘禮已畢，分賓而坐。秀卿開言道：「小生是李英，特到此訪張勝兄弟，不知閣下是他何人？」張二哥笑道：「是在下至親。只怕他今日不肯與足下相會，枉勞尊駕。」李秀卿道：「說那裡話！我與他是異姓骨肉，最相愛契，約定我今日到此。特特而來，那有不合之理？」張二哥道：「其中有個緣故，容從容奉告。」秀卿性急，連連的催促，遲一刻，只待發作出來了。慌得張二哥便往內跑，教老婆苦勸姨姐，與李秀卿相見。善聰只是不肯出房。他夫妻兩口躲過一邊，倒教人將李秀卿請進內宅。秀卿一見了黃善聰，看不仔細，倒退下七八步。善聰叫道：「哥哥不須疑慮，請來敘話。」秀卿聽得聲音，方纔曉得就是張勝，重走上前作揖道：「兄弟，如何恁般打扮？」善聰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請哥哥坐了，容妹子從容告訴。」兩人對坐了，善聰將十二歲隨父出門始末根由，細細述了一遍。又道：「一向承哥哥帶挈提攜，感謝不盡。但在先有兄弟之好，今後有男女之嫌，相見只此一次，不復能再聚矣。」秀卿聽說，駭了半晌。自思：「五六年和他同行同臥，竟不曉得他是女子，好生懵懂！」便道：「妹子，聽我一言。我與你相契許久，你知我知，往事不必說了。如今你既青年無主，我亦壯而未娶，何不推八拜之情，合二姓之好？百年諧老，永遠團圓，豈不美哉！」善聰羞得滿面通紅，便起身道：「妾以兄長高義，今日不避形跡，厚顏請見。兄乃言及於亂，非妾所以等兄之意也。」說罷，一頭走進去，一頭說道：「兄宜速出，勿得停滯，以招物議。」

秀卿被發作一場，好生沒趣。回到家中，如癡如醉，顛倒割捨不下起來，乃央媒媪去張家求親說合。張二哥夫婦，到也欣然。無奈善聰立意不肯，道：「嫌疑之際，不可不謹。今日若與配合，無私有私，把七年貞節，一旦付之東流，豈不惹人嘲笑？」媒媪與姐姐兩口交勸，只是不允。那邊李秀卿執意定要娶善聰為妻，每日纏著媒媪，要他奔走傳話。三回五轉，徒惹得善聰焦燥，並不見鬆了半分口氣。似恁般說，難道這頭親事就不成了？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七年兄弟意慇懃，今日重逢局面新。欲表從前清白操，故甘薄倖拒姻親。

天下只有三般口嘴，極是利害：秀才口，罵遍四方；和尚口，吃遍四方；媒婆口，傳遍四方。且說媒婆口，怎地傳遍四方？那做媒的有幾句口號：

東家走，西家走，兩腳奔波氣常吼；牽三帶四有商量，走進人家不怕狗。前街某，後家某，家家戶戶皆朋友。相逢先把笑顏開，慣報新聞不待叩。說也有，話也有，指長話短舒開手；一家有事百家知，何曾留下隔宿口？要騙茶，要吃酒，臉皮三寸三分厚。若還羨他說作高，拌乾涎沫七八斗。

那黃善聰女扮男妝，千古奇事，又且恁地貞節，世世罕有。這些媒媪，走一遍，說一遍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霎時間，滿京城知道了。人人誇美，個個稱奇。雖縉紳之中，談及此事，都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！」

有守備太監李公，不信其事，差人緝訪，果然不謬。乃喚李秀卿來盤問，一一符合。因問秀卿：「天下美婦人盡多，何必黃家之女？」秀卿道：「七年契愛，意不能捨，除卻此女，皆非所願。」李公意甚憫之，乃藏秀卿於衙門中。次日，喚前媒媪來，吩咐道：「聞知黃家女貞節可敬，我有個姪兒，欲求他為婦，汝去說合，成則有賞。」那時守備太監，正有權勢，誰敢不依？媒媪回覆：「親事已諧了。」李公自出己財，替秀卿行聘；又賃下一所空房，密地先送秀卿住下。李公親身到彼，主張花燭，笙簫鼓樂，取那黃善聰進門成親。交拜之後，夫妻相見，一場好笑。善聰明知落了李公圈套，事到其間，推阻不得。李公就認秀卿為姪，大出貲財，替善聰備辦妝奩。又對合城官府說了，五府、六部及府尹、縣官，各有所助。一來看李公面上，二來都道是一樁奇事，人人要玉成其美。秀卿自此遂為京城中富室，夫妻相愛，連育二子，後來讀書顯達。有好事者，將此事編成唱本說唱，其名曰《販香記》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七載男妝不露針，歸來獨守歲寒心。編成小說垂閨訓，一洗桑間濮上音。

又有一首詩，單道太監李公的好處，詩曰：

節操恩情兩得全，宦官誰似李公賢？雖然沒有風流分，種得來生一段緣。